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息園存稿文卷五

明 顧璘 撰

墓銘

浙江按察副使李君師文墓誌銘

嘉靖二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君師文按部于定海暴卒踰旬訃至南京余往哭於其家仰天呼曰國之貞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為御史當正德

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庭撲三十罷歸髀肉盡銷不死瑾猶啣之踰年復擿舊牘得君名文致檄過詔於南京庭撲五十橐舉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附骨生竟活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率起君獨以先擊刺貴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今上御極乃起之守饒甫遷今官遂已嗚呼君得氣之貞會命之厄人將奈何哉君將葬葬宜有銘余事也且金君明卿列狀至乃序而銘之君諱熙師文

其字也先世蘓人入國朝始為上元人父昊浙江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繼母趙氏俱恭人君清夷簡重才行脩美孝于親友于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為將樂令不以少而銳既起守饒不以廢而倦意所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玩無奇石器無精瓷君子曰廉為御史居桑梓之間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存訪僅一往謝而已居飲虹橋側時輩稱曰飲虹先生亦況其負氣而善藏也喜賦詩所存有尚友集明

農稿初娶羅氏贈孺人叅議羅公仲祥女明慧柔則既貴而歿生一女適明鄉子昆繼娶王氏封孺人無予以其弟默之子瑞為之後君生于天順乙酉某月某日生三十一年登宏治丙辰進士第今年甫六十爾壽邪天邪葬在鳳西鄉李家庫祖塋之次銘曰為龍為蛇有烈者存匪氣斯幹而道則根靈光融融視諸墓門

陝西按察副使徐公墓誌銘

嘉靖辛卯秋八月璘休居有鳳陽徐氏兩生來謁視狀

則故同榜徐公兒也與之坐問其家僅僅度歲蓋廉吏
子孫率然無足怪者已而起拜出其從兄進士行健所
撰尊公行狀及維揚鄉進士馬君駘所撰傳請曰於是
大人歿且葬十有八年矣墓尚未銘凡以恕等弱且蹇
故遲遲迨今嗚呼徐公在吾榜特著尤推心于璘矧其
予孝思若此銘安忍辭叙曰公名聯字成章長淮衛人
其先本南豐人曾祖梅始籍於衛父景春以功陞百戶
進階武畧將軍嫡母李氏母高氏生公沉毅簡遠學詩

補郡學生宏治乙卯舉鄉試丙辰第進士言必法行必
端不苟交接為衆嚴憚拜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明習法
比獄多平反嘗率同官劾罷刑曹舞智亂法者一時無
敢故高下手歷九載轉左寺副尋遷右寺正乙丑陞河
南按察僉事整理信陽兵備其地當四省交會多山谷
盜匿爲奸公靜鎮仁煦察見善惡不知難治以母喪去
位百姓遮泣郡縣致賄咸不受己服闋復授前職得
巨盜盜賂鎮守太監廖堂求脫公執不變廖欲中以他

禍竟不得間而止陞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時吏部尚書
張綵當權有欲為營私第者假官政檄取帑積公擲地
不從陞按察副使理肅州兵備適有邊警乃置家口於
鞏昌單騎即戎指授方畧虜不敢近由是謹斤堠厚糗
餚精簡閱軍聲大振乃禁諸將侵漁及絕入貢哈密土
魯番諸夷私覲內外帖服方經畫遠圖卒未得瘠疾遂
乞致仕清脩苦節視平時加峻居五年卒于家蓋正德
乙亥九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公為人孝友忠信篤厚

倫理喪嫡母毀瘠如喪武畧公時少受學從兄訓蕡公海終身師事維謹同母兄繼以詰誤成威遠公遇于逆旅畢力贍護携其子女赴官教育子即行健也及請老歸復遜故居與兄友愛益篤寡嗜好仕宦垂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司器什必按籍檢還信陽嘗有小罌貯藥出藥還之爲文有典則晚益深造非御公牘手不釋卷所著有畏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娶田氏封孺人側室張氏倪氏三子孟行恕仲行義皆府學生

季行已三女其二適陶鎮沙柏一尚幼嗚呼天下之業
成于志節顧世不易得吾榜得公乃不踐公輔竟廢于
疾天何可詰哉用是飲泣銘之銘曰孰鑄大鼎庸烹小
鮮中道而顛又孰使然以欽以悼千載之下咸視斯阡

武略將軍劉公墓誌銘

武略將軍劉公者西安知府劉君麟之父也初麟與劉
君舉進士俱弱冠竊見劉君行已若處女應事若大人
上書言事犯天子顏色馳其聲于四方心甚偉之一日

得拜將軍于邸舍論議諤諤禮甚恭下其教束劉君猶若社師導蒙兒然者退乃即劉君問故君曰大人教家固嚴麟生五六歲即置膝上口授古詩及古名言步趨必準規矩成童授四書史略廢課限即笞大人早備行伍每四鼓輒起坐讀所錄將鑒即呼麟起立誦所授書聞教瑣鼓節嚴乃進糲飯率三四器即躍馬去歸必冠帶不入市肆飲或月一肉食而已母無故不令歸寧麟無故不廢書不入于市諸女無故不聞戶外麟未就外

傳諸女未適人時凡市井果餌器什不識也璘嘆曰有
以哉無惑乎劉君生世胄獨穠然也竟相與為莫逆交
正德辛未璘守開封劉公守西安忽徒跣過郡舍哭且
拜曰吾大人亡矣今奔葬需子為銘時大盜劉六亂境
內璘方治軍旅未遑也越二年謫全州乃得承命按狀
公諱蒼字伯春行春一先世本南陽白水人宋開寶中
有諱正卿者依兄興仁監正常卿來家安仁始為饒人
傳五世至俊康行康三者洪武中率萬人來歸高皇帝

命爲山西朔州衛正千戶傳孟庸失之孟庸子甫復以
武功授副千戶改南京鷹揚衛卒無嗣以孟庸弟孟雅
孫曰輔曰翼曰疊者遞繼疊即公父生公九歲見背公
自安仁來授官十五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學趙
松雪書食祿五十年不聞其過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
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
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
諸君何以自白嘗督軍採官冰天未別色一人或仆冰

間衆不避踪踐幾絕公遮絕挽活之又嘗得遺牒于途
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
頓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奈何公還
牒其人出金帛謝不受成國莊簡公守南京置公幕下
記校將吏功過黜陟咸當人莫知其由公終廣洋衛副
千戶誥封武略將軍初娶胡無子卒繼娶蔣亦先卒江
陰衛指揮忠之女生子一即麟娶南莊公主曾孫女胡
女三長適南京留守後衛指揮楊泰次適南京國子監

孫助教長子遷次適福建按察司彭僉事長子慎之繼娶曳生子一曰鳳女二俱未婚孫女一聘兵科周給事中長子詩孫男一曰脯聘長興處士吳珫孫女公生正統甲子二月十有三日卒于正德辛未八月十日其葬也以壬申六月十有八日墓在吳興夏駕山石鼓之南第三隴上銘曰維蘭有華爰視其根維豹孔武乃變于文矯矯虎臣善飾其身復淑其後昆名以永存式昌其門

明故仁和縣令陳公墓誌銘

顧璘曰甚哉郡邑吏之鮮才也理棼以達惠窮以仁勝
侮以彊剗蠹以廉四者備而後無闕職矣何其難哉若
吾鄉仁和縣令陳公豈不濯濯然稱乎是已仁和居東
南都會財賦重困且附省城藩臬司臨轄使者道出旁
午逢見厨傳之節率日數畊未厭公為令戴星出入案
無停判然篤意愛民不以毀譽禍福置慮雖政出監司
有戾民者必請更令歲旱請減民租什五監司曰二亦

足矣公曰災應如此奈何厲民以豐國乎卒守前議方
冬發民築海堤民多凍死公曰邀遠利以蹙近害民何
以堪遂罷役有權璫至杭脩梵教謬聲張為侵歛公執
義辯折竟免濫耗其它政由已出者悉壹第有則協于
羣心踰年政成野有歌頌乃興庠序之教毀尼舍增飾
學宮建社學十許所導迪詳至禮俗日振允御史歲巡
固不旌禮之嘗上御史吳公一貫時政十二事曰愛民
力正風俗崇節義戒侈靡惠良善屏豪惡育人材厚葬

倫懼刑罰長仁愛謹出納清閭園蓋推已效之績達諸
人人吳公薦之銓司將擢華要忌者以飛語中公遂去
位乃買田南郭竄跡養恬終身不言仕進之事殆今老
且卒矣嗚呼民失父母久矣有良如公而卒莫大施天
固靳王澤於斯人耶何其不幸也卒之六月將葬其子
府持鄉進士李曉狀丐銘于璘其何辭按狀公諱榮字
仲仁其先括蒼人始祖朴元湖州路通判二世祖德一
元中書省丞高祖尹嘉國初贈奉天觀察使曾祖道成

湖廣左布政使祖某以閭右實京師始為上元人考某
妣吉氏公生而穎異器幹偉岸為諸生即有令聞中成
化甲午鄉試拜斯職孝友恭信孚于內外配張氏克謹
婦德子男二長即府張出今年中禮部高第值公喪歸
娶鹽運副使李公用文女次庭側室高出娶鬱林守王
公勛女女四伯適刑部左侍郎朱公銓孫雲先逝仲適
撫寧尹徐公夢麟子鳴璵叔適御史鄒公子轉季早逝
孫男二長南齡娶羅氏次東齡娶童氏公生正統丁卯

二月一日卒于正德庚辰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四
墓在李家庫山之陽從先兆也銘曰有龍矯兮歛沛而
雨帝憚澤兮中乃處靈之藏兮今返其所茂士快快兮
惋爾中古

故崇府左長史黃君元質墓誌銘

君諱琮元質其字也先世本撫州樂安人系出山谷後
裔大父伯夷公有四丈夫子其季曰度浩君父也娶柳
氏居樂安既生二子曰瓊曰瑛成化間應閩右之役來

南京觀都會豐熾曰此弗宜居乎乃附籍上元已而曰
吾志吾鄉乎仍號望雲以見志故上元之黃氏自公始
居六載而生君穎秀絕出遂而多韻補應天府學弟子
員間作平蠻金陵二賦文譽騰起舉宏治乙丑進士遺
纂脩湖省孝宗實錄歸拜青田令時逆瑾擅國社政蔓
作君舉意高遠不規規與俗俯仰遭忌謫長樂學諭劃
然歎曰所不足於縣令者果予也夫教吾所樂也乃陞
堂講授期以其學傳諸弟子及瑾誅吏部檄君為郯城

令時盜寇山東城惡弗可備君至二十日而塹成又三十有四日門圍完民恃無恐謂山東之困弊於馬著馬政二篇行于官作問官祠祀孔子及鄭子自為記大抵欲學者知孔子之聖由問學至也陞橫州守益練牧惠之體民無隱瘼得秦少游海棠橋址于荒墟乃拓置堂宇以風起夷俗擢拜岷府左長史以柳夫人年高再疏乞養侍奉之暇灌園藝圃泊如也及柳夫人卒致哀盡禮且痛望雲公先喪時貧不得為悅合窆為若堂之封

服闋值今上繼統謂王傅宜重故君復有崇府之命方
抉汎振頽輸其嘉猷昊天弗吊中道摧殞嗚呼哀哉夫
文與政弗薰久矣君抽思則藻展事則練其可謂通才
者與然用不副才年不副用斯天之靳也唯文燁燁可
以永世所遺詩文若干集曰宗說曰求志稿曰行義稿
曰楚征日錄曰青田稿曰謫遊稿曰邾城稿曰嶺南日
課曰續課曰東歸稿曰乞養堂稿生于成化庚寅十二
月十九日卒則嘉靖甲申二月十七日也配燕氏子二

伯畊娶任氏仲牧娶丁氏能世其學女三孟適張昂仲
適江鎧季尚幼孫男二其子自汝陽奉柩還上元卜今
年月日將葬若於夾岡祖塋之次乃持尉氏學諭丁孔
章狀乞銘于余余不得哭君殯葬而銘也奚其辭銘曰
駿乎駿乎躅靡馳嘶以瑤珥為世儀斯名永嘉千祀垂
攝泉隱君許彥明墓誌銘

彥明許隱君耿介沈默處富不盈居賤不謗人鮮與合
獨與姑蘇文徵仲南都陳魯南王欽佩及余四人為密

友四人者亦愛隱君無他樂為傾倒時時賦咏相酬和
攄展情素不相較淺深工拙也其子穀從余游嘉靖乙
未舉禮部第一聲動海內南都公卿貴人咸走賀隱君
隱君唯唯無幾微矜張色莫不櫂其福量之遠乃丙申
六月疽發之背却藥安卧家人强之醫則曰我命在天
不在醫數誠盡藥將奈何比剶自制棺起卧其上曰牀
第暫也依此為長召魯南及余訣別但言負負無可報
了不及他事遺穀書曰我亡如風月清明絕無墨礙居

官當師古人喪葬從儉亦無他辭是月二十二日竟卒
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不暱生不戚死可不謂達也乎哉
踰三月穀歸自京師哀且定卜丁酉正月二十二日葬
隱君於安德鄉王家山祖墓之次持御史謝君少南狀
乞余爲銘徵仲書石魯南篆題其蓋並先好也遂不辭
爲之叙曰許氏本福建侯官人國初徙寶京師始占上
元縣籍今爲南都人父榮讀書精醫卜樸直成德母黃
氏生隱君克肖焉君名鏗彥明其字也外龐中理事其

父母能備色養堂室几杖必適所欲二老並壽與樂俱
終伯兄不事生產積逋見困力為償復略無顧憮寡姊
貧迎歸奉終厚其殮葬其他姻屬賴以生死者尚衆故
終老無餘貲平生不言人過雖遭侮謗不兢不怒謀事
精慎不失人任雅好山水金陵名勝無不至樂與禪宿
游清齋玄論坐以終日嘗因事南游三茅虎邱以躡武
林汎西湖北渡淮涉沛歷齊魯至燕覽西山諸陵之槩
賦奇吊古往往寄懷其間登攝山愛其泉因自號攝泉

居士樂養生也晚乃買田東海上期扁舟往來效張志
和陸魯望之樂孰知一試遽止耶詩務道情不為奇怪
語曰作室不固基而繡其棁節非吾所能有嘉會齋稿
若干卷藏于家欽佩嘗曰昔章中有瀟散閒曠之趣者
僅一攝泉今亡矣吾黨哀可知已初配汪氏繼賈氏生
子男一即穀初授戶部主事旋改禮部女一適福建布
政司經歷王君經之子延祚孫男四曰恒吉元吉貞吉
逢吉貞吉三歲而夭銘曰唯仕匪易隱也亦難不元不

隨居道之間有翹者男載振其翰泉室其永安

明故鄉貢進士張唯忠墓誌銘

張君唯忠諱翊本姑蘇長洲人也洪武初易置海內編戶從其先世於上元遂爲京師人君以上四世皆善人不顯父諱晟倜儻有風誼嘗憤憤思大其家謂儒者取青紫在詩書非真天人也吾老矣責在兒輩乃大購古書藏於家君性沈遠知父志力脩學業能讀歷代史記及國朝典故居常非定省及父召不逾戶限或出過市

里人不識為張氏子也家本在市凡俚語玩劇一切不通曉每對客自尋奧義謾不知客語云何唯唯而已人多以為癡嘗從司勲陳宗之受尚書宏治甲子以應天儒學弟子員中鄉試再上禮部不偶其勤學在館如家在舟如館不奪於可欲及家家人問京國事與所過城邑皆不知也試事大理日取獄案勘詳輕重曰用世貴知律否則腐學究耳其學雖天文地理星卜草木之書無不涉獵非以干祿為也今年夏夢神語曰金公請作

調覺而愀然曰金秋氣也調與吊同音秋人將吊我耶
一日往別墅有自城中來者曰某坊火君曰吾里也恐
燬吾萬卷急馳馬歸馬羸多頓遂得疾竟以九月六日
卒生纔二十七年而已嘗補蘇伯修名臣事略缺遺纂
定元名臣言行錄四卷又采宋史臨奠大臣之禮為一
編曰臨奠錄示大臣宜厚也夫六籍道衰學者率汨意
於利祿自子夏高弟且曰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况下者
乎唯忠五歲露芒穎太常陳公師召呼為德美而不名

七歲屬對過人十三知讀書二十二舉鄉進士世所嘗
言聰明者易流而君恂恂謹慮如此豈所謂篤信好學
者非邪惜乎未見其止也母周氏前母羅氏配鄭氏與
君居年久耳熟文義至能屬辭男曰鶴齡女曰淑賢皆
幼君疾革遺言屬執友陳魯南為狀十月某日將葬君
于建業鄉張家山之原其弟翹持狀來請銘銘曰顏氏
好學以天終也噫茲有同志夫復同也噫豈曰斯道不
可宗也噫天乎天乎莫得而窮也噫

華亭何隱君墓誌銘

余前耕秦淮之陽聞華亭柘林有兩何生出曰良俊良傳文詞爛然如晉二陸氏四方驚且豔之余曰柘林下里安得生異材如此乎華亭人曰何氏故法家勝國末有名某者判雷州國初其弟廣為御史有聲殿中歸徙去上海餘子孫留華亭陶宅里傳四世曰復者贊柘林李氏生泉以剛方見憚生二子長宗脩次宗本長君淵塞善謀畫次君倜儻籌策有文理內外夾助騰起鄉邑

中為豪雄人然不獲遇合展拓才抱故教二予以儒發
科非徒其資異也未幾兩生以文學優等拔貢入國子
監朝夕過從吾廬知其賢益審今年二月良俊衰經來
見且乞銘其父墓余何能逆良俊實次君生而以為後
于兄按狀君諱嗣宗脩其字也兄弟相友愛初次君氣
軒舉意狹柘林莫肯居君曰自曾大夫徙此雖未有恢
廓世不墜義問茲土南負海北枕廣原種藝不憚水旱
且魚鹽可賈民俗椎魯易興事見功吾兄弟拮据其間

何患不大於是殖豐美田產多買奴僕芟辟灌莽廣其
水利無風雨寒暑身自臨視其下人人効功能生息遂
十倍于昔乃構堂宇立廟寢參準古禮脩喪葬嫁娶燕
聚間遺之儀自是華亭人稱柘林為仁里郡中賢豪及
隱淪之徒聞隱君兄弟名爭來內交賢者得合不賢者
多見卻謝亦不怨次君又好圖史小學諸家好事者亦
多游從時時具酒食相懽樂不倦咸為語曰人中磊砢
有二何又曰仲子英英標出長公好顧養貧乏遠近待

以舉火者凡若干室舉貸度不能償輒毀其券嘗督里中賦里中人稱平見禮於郡公與縣大夫時輩莫敢敵等年踰五十輒歎曰死生旦暮耳政使百年吾已過強半矣安能偏窪自苦以需短漏乎於是寶儉守默或終日無一言自稱曰訥軒老人惟種樹養魚自怡而已郡公延鄉飲及奉詔加力田冠服皆不就兄弟未嘗異財見子孫既長乃曰木大則支水溢則別吾不忍子孫他日有言乃營別室處良俊令良傅與其兄良佐居舊宅

比疾劇遺令良俊曰施德自親廣愛唯衆善睦父母之族及姑姊妹之家母晝僮僕此外賓里鄰敬長老不皎皎先物吾目瞑矣良俊涕泣拜承教越數日卒實嘉靖乙未九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配張氏不愧其儼生三女其婿為費勉俞介褚悅初育翁氏甥賓為子先卒良俊實母側室衛氏又育次君一女適顧應錄孫男五懋學懋才懋德賓出左白良俊出白繼良佐之後即其家友睦可見已君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于半

岡東祖塋之次逮今丁酉春三月朔始克銘之銘曰不
落落為奇居賤而身弗卑究其報視其兒墓前孔道何
逶迤若干歲石馬施

陳府君亨父孺人王氏合葬墓銘

府君諱蒙字亨父其先汴人徙吳為吳縣人以醫鳴自
從父太保公鑑從弟按察使貴屹為望族曾祖信祖灤
灤二子考榷妣張氏府君實生於伯校而為後於榷體
貌魁岸爽朗有大度少孤生業中落弱冠後即拮据振

起其家遭疾病訟獄與諸讒怨叢集撥捩排抵氣益安
裕里中長老人驚曰此陳氏巨棟既累資至萬金乃笑
曰吾分素薄安用厚藏以媒禍乎於是內脩仁讓外重
交結不復以積貯爲意布衣逶迤退然若儒生然好義
重諾翩翩國士之風也沒之日其從弟文藝狀其行曰
申嚴家廟祀規特建太保公祠刻其遺文飾閨門修先
墓皆傾囷爲族人倡沈毅善謀凡賢豪貴游樂與談議
守宰見之必禮至去爲公卿猶問遺不絕嘗監脩郡縣

學并建金鄉侯祠如營居室用闕輒自繕之不言于官
以故學士歌焉鑿鑿皆實錄也俗敝無賢不肖皆有號
殊厭人府君種梅別墅亦自稱曰梅南主人吳及四方
人則樂稱曰梅南梅南不舉其字即知為衆所好矣素
敬鬼神歲己丑往祠武當山病歸十日卒若府君可謂
善人矣乃死于祀將謂鬼神何哉孺人姓王氏同邑望
族性嚴肅內政竊竊賓祭之奉不煩府君無不脩潔先
府君三年卒府君生于成化庚寅六月十四日以嘉靖

己丑四月九日卒享年六十孺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
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子男一曰鰲溫良可繼
府君末歲復得一男命名曰墺曰鰲未有子善育之旋
天女一適錢帛孫女三長適劉琯次受王科子有齡聘
鰲今生男一曰實為府君冢孫初鰲於己丑十二月二
十有二日葬府君于吳山上金村新阡即屬余以志銘
乃余憂病相仍今五年矣始克成諾所恃府君知心必
不快快泉下也銘曰脩於獨聞於國宜於人慕於神維

茲玄宅以永安乎二德

樂稼火君國用墓誌銘

火君諱城字國用揚州人倜儻有氣度家饒於財能逡
巡謙約以下儒生諸儒生多與厚善故太子中允景伯
時自窮時相交知數向余稱其為人余以伯時方貴盛
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孑門戶衰落
曩時親昵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篤時時遣人
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出百金

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精華遂殞于地此庶幾貴賤死
生無替交態者乎余與尚寶卿呂仲木叙景文頗著其
事意傾愛之乃嘉靖辛卯九月七日火君卒其孤鈞卜
葬于甲午某月某日乃奉戶部右侍郎葉公狀乞銘于
余按狀君先世本朔北貴族勝國時南徙其支系居里
皆莫詳入國朝高祖諱某有翊從功始授揚州衛左千
戶所副千戶傳至父歲高才能官晚進指揮僉事母張
氏封宜人有三男子君為仲少無童心長而豐顱重領

儀觀凝整沈機善慮其父官政與諸族人外內事多咨
決人所難措畫能數言盡其肯綮由是名騰起徹大都
凡尊貴人及豪賢士皆樂過從談議早賈鹾益富視鹾
賈華侈慮不足善後乃買湖田若干頃躬鹿蓑獲刈之
事如農夫勤自稱曰樂稼或問曰君樂乃為稼抑稼而
樂邪則笑答曰吾勤斯獲斯妻孥食於斯子孫業於斯
不知其他遂大書足矣二字揭于堂示無他慕性損儉
篋無華衣庖無薰肉酒不甘味居不飾采嘗輸粟膺冠

服矣非公謁不施于身唯治親喪葬務周于禮教予延
師友則歲費百金不愛人咸服其豐儉有度也又能憂
人之憂急人之急族黨婚喪不能給輒補其乏嘗恨無
位惠窮困值江淮疫癘乃舍良藥施諸病者全活甚衆
其仁心緒見類如此距生成化乙丑十月十有五日享
年六十有五配饒氏繼張氏林氏劉氏黃氏鄗于孫側
室也男子三長銓先卒娶葉氏次即鈞府學生能力學
待問娶黃氏次鑑聘張氏女三婿太學生陳銓及喬堅

沈倅孫男一小字重陽保孫女三俱幼墓在城西雙墩之原銘曰履盈若虛提其居家步用舒友也崇義乃敦既世薄俗是厲彼峩者墩有闕其墳昌于後昆

明故隱翁姚用恒墓誌銘

姚氏金陵著姓先世本仁和人明興以閭右遷寶京師始爲上元人初文玉有弟文俊最良二兄卒身獨當戶家累萬金恒自御布素好施賑人以匱急赴告多寡無不應以故義聲洋溢都人號曰三老士大夫稱曰樸庵

處士年殆百歲始歿文敏生宗啓以子源貴贈南京中
軍都督府經歷隱翁實其次子名淇字用恒少孤奉母
汪氏孀居克篤孝愛十歲治尚書十二能文最為樸庵
君所器愛擇同里周彥清女娶之與之對室居朝夕規
誨三歲不聞夫婦步語聲益知其謹厚乃傳家政令與
其子宗旻共治之翁持鉅貲商江淮間出納明慎內外
歸心允家婚喪悉準禮法不殉時好克勤儉廣恩義無
改樸庵之風嘗植竹於庭自稱侶竹翁曰性直心虛我

庶無愧耳太僕王欽佩稱其有士行司業景伯時謂為
姚氏白眉邦人以為確論應天尹黃巖王公正人也特
賓之鄉飲年八十有七能于燭下作小楷筆意清勁寢
疾彌留言語不亂臨終喻子孫扶掖沐浴易服而逝蓋
嘉靖己丑九月二十八日即隱翁所養若此以考見樸
庵家範之遺姚氏之興夫豈偶然乎哉子男二長桂周
出次楫側室汪氏出今為樸庵孫用深後孫男四曰勲
曰煥曰燧曰點並穎秀而煥早卒孫女三長適府學生

羅楠今寡次適徐故譚翀皆太學生有文譽曾孫男一
曰應壽女一尚幼皆桂所生楫孫男二皆幼將以是年
十二月十四日葬翁於安德鄉岔山祖塋之次桂持戶
部員外郎楊君諫狀來丐余銘乃銘曰姚之先興以義
維良孫紹其世昭祖德綏福履祔玄堂永安只

姚子東墓誌銘

予東吾江東茂族也江東沿吳晉流風舊多國士其衰
則殖富作雄傲晚賢德為四方耻乃若子東娟秀特出

異夫人人子東冲而章廣而能下親賢樂善怒如飢渴
八舉弗第礪業彌堅初居應天學一鄉之名士樂與為
友既入太學天下之名士交履其門喜賦近詩意興閒
遠作字務師古人不好服玩獨愛藏法書名畫客至鑒
玩移日意豁如也嘗見鳳凰臺東有老栝蒼鬱可亭遂
購得其地作候鳳堂因號曰栝原居士今年夏忽自歌
曰高臺峩兮蔓草生鳳凰不來兮栝且傾四月三十日
遂以病卒鄉間涕泣無間貴賤將以十月三日葬于岱

山祖墓弟軫持文學管子山狀乞銘于余予東厚余者
今弗作矣銘惡忍辭按狀子東姓姚氏諱金其先浙之
仁和人父蘭母尤氏生子東於成化戊戌十一月十日
孝友仁惠動則形見服父喪致其哀也勤母養致其悅
也友愛弟不私其躬也撫孤甥不私其家也善先友後
忠所親也施及流人溥其德也孔子所謂富而好禮非
斯人也乎配陳氏有婦道無子側室高生一女子東卒
之夕亦死今且孕人皆曰尚有天道且子東有言曰使

吾弟嗣吾終不嗣何病乎君子謂其厚銘曰慶源繩繩
於爾振乎生也或嗇遺爾嫗乎毋謂天遠視其人乎

洞庭友樸陸君墓誌銘

陸君之先本江陵侯遜之苗裔子孫散處三吳代有顯
榮其嘉遜者乃居洞庭山中元季有諱泰五者軒舉不
群意臨山澤乃挈家往客淮西富雄中原值亂復還于
山樹業如故五傳至伯良為友樸君父亦負四方之志
當路議廣江南馬政發憤上書極論弗便之狀事竟獲

寢衆歸其力生友樸君體幹魁梧性度淵厚以醇謹著尤脩孝弟之行伯兄均顯蚤亡君懼傷父母心服勞承懼就養曲備護二女殆如已出父母忘失長子豐財而力義多智而守雖不峻獨行不府衆怨宏治間秦晉大饑願輸粟往賑授承事郎嘆曰損益盈虛天道也出有濟乏國章也顧煩君上榮我乎乃遣子寧補郡學弟子員冀效世用久之弗第遣入太學曰吾豈固為門庭圖將昭祖德以酬國恩非仕無階耳暮傳家政獨與耆舊

大夫觴奕為樂稱其山樓也嘉靖癸未六月九日寢疾
卒將以乙酉某月某日葬于蔣塢先墓之次旁乃乞鄉
進士嚴君瀾脩狀屬姜生節來南都謁余請銘其墓按
狀君諱奎字均昂友樸其別號也生于永樂癸亥享年
八十一配王氏慈順壽康範諸其家子男二長即旁次
冢女四其婿曰朱繼理葉瓏張節葉性孫男四曰元臣
元爵元兆元士孫女三銘曰有貽者先禮乎爾延有承
者後禮乎爾謹隆隆蔣塢亦孔厚後百斯年作崇阜

金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純字尚德其先姑蘇吳縣人國初易置海內曾祖某隸籍錦衣遂為金陵人處士坦夷諒直能委心任物凡世俗陰詭矯飾之事一切割去之不留於中能與人交故終身無怨敵嘗曰吳俗淳故京俗李皆吾土也生而沿之如草木焉服其土奚取于吾人其刻厲如此商于青齊燕趙吳楚甌粵之間青齊燕趙吳楚甌粵之人日與之為市不見其爭及其久也為之主者忘其客

爲之僕者忌其富家居客至輒止飲不厚供具值與盡
客或欲去不強爲悅也善成人之謀紓人之急客有賴
處士脫於難者懷百金爲謝迺正色揮曰非純之心室
中潛盜出有皦日蓋天性固然也有三丈夫子仲子輿
服家政伯子軒季子轄治周易與璘同師志廣業精咸
負遠大具雖伏未仕鄉人望處士之間固已隆然矣論
爲善之報必曰曷視諸金君薄其身而厚其子彼陰詭
矯飾者往往天絕至其子孫或什伯不相逮又焉所用

乎正德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處士卒將以是年十二月
某日葬于鳳西鄉孔家山之原軒等持吉水知縣凌君
雲翰狀乞璘為墓銘銘曰莫非土也茲原維處士之藏
以德而名以貴而封處士將茲原之光伊誰兆之允成
其臧

明故周君用謚墓誌銘

君諱寧用謚其字也其先廬陵人自大父子昌始籍上
元居南都父端母劉氏家素饒君生而早孤能強立不

墜節縮冗費杜止華習非衣食之物不以入其家視里
中游閒子弟避之唯恐不遠治家甚嚴諸子居常侍食
未嘗命之坐諸女未有家者不得踰壺限嘗教之曰家
政猶國也非勤弗獲非儉弗聚非嚴弗齊三者闕一焉
家其替乎於是授諸子生業俾各事事乃買良田自耕
寄情樹藝之樂作靜室扁曰隱齋志息喧也今年嘉靖
甲申五月一日以疾卒距生成化乙酉十二月初八日
春秋六十配沈氏克相內理生男于三孟曰溥娶胡氏

仲曰洋娶蔡氏季曰濟娶朱氏女子三適郭樞張濟顧
暨暨余兄子也初伯兄擇婦語媒嫗曰吾家近市不習
爲農少子弱弗克攻苦為士將令學賈婦翁得良賈乃
可依嫗曰上河周翁謹恪能教家宜托郎君於是周之
季女歸於顧溥等將卜月日葬君子鳳西鄉孫家山之
原持鄉進士沈君觀狀乞銘于余乃銘之曰躬噶噶正
厥儀居末業家政施後而良奕且垂閥幽宅安于斯
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夫人田氏墓誌銘

夫人姓田氏諱某金陵人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竹堂
王公敞之妻處士仲實君之女也生有貴狀處士君慎
擇宜歸聞太保公才譽遂嬪于王氏婦德茂著璣舉進
士時太保公方為兵科都給事中厥後累遷至太子太
保兵部尚書璣以里閭後進獲游門下公融朗樂易交
友務盡厚凡鄉之貴賤人至京必召與飲殽醴豐旨僮
僕侍奉謹恪門內秩秩大不類尊貴家聲勢太保公語
人曰吾畢力於官政凡此皆夫人相我也及謝政屏居

歲時伏臘為酒饌以召親戚知舊相與娛樂視仕宦時無替太保公又語人曰吾倦勤於人事凡此皆夫人樂我也是以人咸知夫人之賢太保公歿且葬殆十有八年矣為嘉靖壬辰十月十一日夫人卒仲子全將次年三月十七日啓窆合葬來乞璘銘乃又讀吾友荊州太守姚君原學狀云夫人孝謹慈惠善處盛衰之際初太保公以從子蔭補國子生當官盛時即乞骸骨二事並高行夫人勸成之力居多若然則校義取舍明決不客

豈不毅然如奇男子哉長子會夫人出蔭錦衣衛百戶
先卒次全并二女側出二女之壻曰劉芳白雲孫鎮聘
贈光祿少卿蔣公孫女孫女三長適呂應登餘尚幼墓
在上元縣東山之原銘曰維盈若虛善偕行嗚呼柔順
德乃成玄室共藏其永寧

王太安人吳氏墓誌銘

嘉靖甲申吳楚大疫人多死者乃若吾友王欽佩氏橫
罹其厄初三月內君張卒欽佩哭之哀乃病太安人憂

甚遂亦病四月二日竟卒欽佩曰天乎奚生扣地求絕者三昇卧棺下蓬跣嗚嗚吊者莫不哭吾執友二三子奪遷之室日進勺粥數月而痞見醫曰疾名伏梁鬱其

甚矣夫踰年竟槁死嘗屬余曰子必銘吾母之墓璘悲

母德而哀君之孝曷敢辭諸他人志曰太安人吳姓以

欽佩貴封其先山後人胡元時大顯貴入國朝祖諱良

缺

武功拜五軍大都督父政母馮氏生太安人於

缺

夙備四德能讀孝經列女傳諸書不輕許嫁既笄乃

歸竦齋公公方嚴難事太安人內不見情容外不聞言聲獨見賓禮事楊大姑以孝承徐夫人以恭接諸媵娣以惠凡壺政內議聽制明截屹然為家主公以給事中言事謫普安判官太安人從行跋涉艱瘁恒有嘉容蓋知有榮於遠竄者生欽佩頴異教育成就每取陶孟故事為則好瞽誦小說使家人女婦聞賢孝之槩嘗論魯義姑事曰婦人內夫家後子而急姪禮與誰哉義者虔於奉佛薰供必親竦齋公有疾輒灼肱請禱公沒而值

忌辰亦然。凡灼百餘癥，太安人性多畏日，恒兢兢老彌甚。故欽佩乞歸以侍，然卒沒于憂也。母子慈孝之際，何其哀哉！太安人春秋七十有五，予一即欽佩舉進士，以脩正表見當世。歷官河南提學按察副使，請養太安人既沒，擢南京太僕少卿。踰年亦卒，自有志公二女咸母太安人長，適湖廣叅議方公子宏綱，次適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麟孫男，一曰逢元，女三長，適南京刑部右侍郎張公子恕，次適南京戶部員外郎李君子芹，次適徐

應坤逢元將以丙戌二月二十九日啓竦齋公之窆合
葬於祖堂山之原璘乃銘曰夫君乎履忠暨厥子乎孝
且恭猗夫人乎允承其中宜萬年乎息幽宮

顧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者史處士之妻御史良佐之母也生而貞慧長
而恭默習事通道不煩姆訓其所聞於人人悉不類常
婦女爲也純皇初詔舉天下經明行修之士有司奏處
士名行應舉下郡吏趣上道處士少孤獨養老母行止

且弗決孺人曰夫何疑哉夫何疑哉人盡臣也子實無二顧養而廢仕其誰曰無君子曷辭焉處士遂辭不就既而嘆曰甚矣矧之生禍也微子言吾幾失進退之衷哉後良佐拜監察御史今天子踐祚之二年以言事忤旨遣錦衣使者械繫入京師城中竦然良佐辭就執告以無恐孺人曰是非義也死生命也視義以行視命以終事莫不然矧于君臣汝今蓋吾君之臣矣吾弗克汝愛又何忍之有獄成奏御天子赦為齊民歸拜孺人孺

人廻泣曰德薄寵厚謂之不祥吾不意汝之來矣荷聖
慈活汝使更為母子患莫大焉退修汝德毋怏怏以益
過嗚乎婦人孰不欲貴其夫孺人稱孝焉弗有其利也
孰不戚其子之禍且失位孺人稱德義焉弗有其害也
古稱老菜子之婦范滂之母善為婦為母若孺人者近
之矣今年秋以疾終於常州次舍良佐昇柩歸屬璘作
狀乞考功王欽佩銘欽佩疾復以屬璘其何能辭孺人
年八十生為宣德己酉十一月十有五日卒為正德戊

辰八月初四日予男三爲良輔良佐良弼予婦三爲郭氏李氏龐氏女一壻爲朱氏予綱孫男二爲崇簡崇古葬之地爲鳳西鄉向山之原葬之日爲十一月日處士諱璋字元昭號緝熙道人銘曰柔也婦剛也男孺人之行也吁其難

徐母湯孺人墓誌銘

湯孺人者雪樵徐處士某之妻也初吾友太僕少卿王欽佩有愛女願擇善人爲婚聞處士賢且孺人內則整

整遂以女歸其仲子應坤應坤果端恪有行因事余爲父執余家亦與其兄弟相婚姻知其家世爲悲今孺人卒且葬應坤以墓銘請夫安得辭孺人本金陵望族父貴母沈氏生而靜婉早知孝敬既配處士事舅姑如其父母生事死祭必盡婦宜柔翼勤恭克主家政條其所成若謹儲備以裕用脩儀節以立範周乏絕以廣仁戒華腴以慎禮皆女婦之令德自是處士家聲大張而徐氏益重於國多孺人助也及處士膺末疾適會炎月湯

藥扇浴備効勞苦及其歿也慟絕至再喪盡其禮忌盡其哀中誠所發匪干外譽每訓二子曰謙損接物寡怨之道也凡爾臧獲宜予視之處士先娶褚氏早卒未有主比處士終喪乃命應坤並設主於祠曰豈以我故而令若父亡禮邪且示吾隘也其明大義類如此長子應乾先卒次即應坤女二長適張憲次適梁鑒亦先卒孫女二長適孫鉞次適羽林右衛指揮伍永昌俱應乾生孫男一曰某則應坤所嗣再從兄數季子也生于天順

戊寅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庚寅十月二十三日壽
七十有三將以辛卯某月某日葬安德鄉石湖西村以
合于處士之封乃爲銘曰爰古家國興以婦吁嗟徐宗
有湯母石湖之封並邱首億萬斯年寃相守

劉介婦喬氏墓誌銘

東橋子耕於國門之東郊有孺生褒衣逡巡欵衡門訝
之山澤間安得斯人視其削則大司馬紫巖劉公仲子
承恩固貴介也而循雅乃若此既見出狀以其妻喬氏

墓銘請妻又故太宰白巖喬公從子於璘皆有世誼遂不獲辭次且數月劉生歸晉舉鄉試第二人復以書至曰今日之倖固我世德之庇吾妻實亦有相之力也歸土有日願卒慰諸幽乃按狀志曰婦名松樂平人曾祖毅工部侍郎祖鳳兵部郎中俱贈少保吏部尚書父宗光祿寺卿太宰公兄也劉喬俱太原世族姑夫人某與其母淑人黃居京師通家往來厚時婦方八九歲見其溫淑寡言舉動異常女愛之喬亦愛生穎秀遂為婚姻

未幾光祿公卒無子婦喪之哀毀事母盡孝母忌未亡
比當歸劉沾沾不能出時太宰已致仕家居乃拜憇曰
吾母老無依唯叔父是賴泣數行下既為婦敬順莊睦
未嘗見疾言遽色資裝雖有金綺非歲時見舅姑不服
姑在南都念長子及三女不在側意恒怏怏輒抱幼孫
嬉戲于前以相慰樂有疾調膳嘗藥衣不解帶姑視之
儼然一孝女也生常夜讀則執女紅相伴稍倦即以廢
學為諷生以茂才選入河汾書院講學即勸之行曰遠

去庭闈樂明公造就幸甚願母內顧專精道業為世名
儒豈不偉乎每生與諸生講會則親執中饋以厚館穀
雖中夜必兀坐中閨待之曰子能夜以繼日吾忍安席
及生鄉試下第耻見之乃迎慰曰士知積學耳遇不遇
有時顧乃鬱鬱自損邪其明達有辯多類此生兒甫能
言即口授小詩動以安詳恭敬為訓少縱即訶之不徒
爲慈也甲午正月舉一女忽疾作暴卒實二月一日無
何女亦沒得年二十有三而已子名珙嗚呼劉氏之婦

何懿德夙成如此哉良由世家詩書之澤入耳薰心以成其習非獨天性然也今考其行事於姑為崔孝婦於夫為樂羊之妻天假以年使壯且老則教子範後雖陶孟非難幾耳既生之復奪之天意胡可原邪墓在某地即劉氏制域之次銘曰玄黃由漸匪天則然瓊玖易折匪躬斯孽既大其偶有昌在後赫赫方來于彼泉臺

雷州知府易君妻王崔二安人墓誌銘

嘉靖乙酉冬後齋先生歸自雷州甫二旬而崔安人卒

先生哭之慟曰天喪內君吾奚以家乃拜執友南昌守
羅君質甫爲狀叙其德懿拜璘銘諸墓石且曰先妻王
安人葬亦未有志子其併紀之璘與先生居比舍悉二
安人其何辭志曰王安人諱淑方里中王隱翁女莊嚴
沈簡不妄言笑年二十歸先生家方困誦讀刺繡嘗共
一燭率至夜分不寐營辦姑養據摭家累力任其難而
俾先生專志於學及膺戊午鄉薦三上禮部不第家益
索安人持之愈力且慮先生無子慨脫簪珥聘一妾其

事噴噴在人口宏治乙丑八月五日以疾卒崔安人諱
慧英守禦浦口鷹揚衛指揮崔公鈺女生七月而孤少
有秀質母儲難其配故以繼室先生歸二年先生登戊
辰進士歷官中外殆今服金紫可鼎食矣安人素衣疏
食以儉率家若不出紈綺族先生初慮雷州遠難往安
人曰遠獨非郡乎唯貧乃明夫子之操及被構致政安
人曰歸與歸與夫子之命也人乎何尤初王安人有長
女適南京通政夏公崇文子宏濟後還湘陰側室關氏

生子一曰同女一安人懷遠撫近一如已出教同讀父書為聘婦姚氏比病彌留曰同兒長矣速娶婦來承我宗祀及見新婦拜牀下環珮鏗然曰吾瞑矣夫明日遂卒蓋十二月十三日也嗚呼二安人之歸先生王十七年崔二十年終姑之養成夫之宦舉不可以云促也勤而居貧儉而履貴錚錚然操賢媛之節以聞諸鄉間亦何負於斯世乎安人之號俱以後齋刑部主事初考拜命葬同窆在其鄉之原後齋姓易氏名菴字士美本

吉安人今籍居南京璘忝通家故舉其號稱先生云銘
曰惄兮懸兮不可以處匱儻兮憑兮不可以處盈二媛
迭脩兮厥家用成幽魄並栖兮玄壤其寧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野全謝先生同
繼室贈安人湯氏合葬墓誌銘

國朝詩至成化宏治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清
婉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陳公
主沈雅並尚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子曰謝

氏子象徐氏子仁凌蹠詞苑陶冶其模廓謝得其雄徐
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
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歎呼爲奇童稍長從工
部郎中吳公元玉學見其詩曰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
入門秋爽多擊節鑒賞謂雖長宿不易逮自是日就深
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靜夫爲南考功作檀園詩社引
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衆器局雋朗才情綺麗負
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高士論古今商文藝據案高

談如倒囊瀆或酒酣引紙命辭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
善詩畫風流清邁時擬謝庭諸郎公侯貴人往候與之
分庭抗禮藐不加意每應舉率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
舉不第乃擲筆於地曰吾本不樂為此奈何效老驥跼
蹐車下邪且鶻鸞其儀者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
今知既往之誤也退耕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
曰野全先生又以其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
采毫錄東村稿西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

漫錄總若干卷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我乃圖志
吾墓弗能毋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既葬若干歲少南
乃舉進士任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遇詔恩贈公如其
官以文行茂異尋召入朝改監察御史今年妻亡乞假
護子還得拜墓下屬進士陳君鳳具狀并載母氏湯安
人懿行請余合銘之嗚呼先生魁岸磊落苟得勢發所
停蓄振起頽政轉移卑俗譬若舉羽顧今齋志長逝而
使吾徒永歎于梁木今且忍銘之哉且忍不銘之哉叙

曰公姓謝氏初名璿字文卿一字子象夢神授其名曰
承舉遂行焉先世贛人國初徙金陵後從文皇駕遷于
京三世烈考諱芳仕終永州知府致仕歸南京始籍上
元妣張氏封宜人公生于天順辛巳十月二十有八日
卒于嘉靖甲申三月十有七日春秋六十有四安人湯
氏厥考文琰東甌王四世孫公初娶李氏禮部郎中秉
中女繼娶貫氏錦衣衛貫指揮女再繼安人生于成化
丙戌四月十有一日卒于正德庚辰九月六日春秋五

十有五卒後受今贈生有令資精女工備婦德為謝氏
壺內法詳見任子仲脩志語中墓在江寧掘墓村前二
安人皆葬祖墓擴內公改卜今阡唯安人祔焉子一即
少南女一適府學生劉階孫男二長曰懋坤次懋垣孫
女四其二已納聘乃光祿卿王公以旂太學生徐君啟
之子二尚幼葬于乙酉十二月四日至乙未十二月二
十五日始克埋銘石也銘曰昊天弗雲龍伏為蛇矯矯
揚采其光滿家生子于飛澤彌四宇雄雌偕藏永安泉

戶



息園存稿文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息園存稿文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駿文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周雲翮

欽定四庫全書

息園存稿文卷六

明顧璘撰

墓碑

明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神道碑
公諱琮字廷獻江寧人也其先本蘇郡吳縣人國初始
徙今籍曾祖豫以伯祖文僖公益封徵仕郎行在中書
舍人祖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翹贈資

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前母高氏母李氏俱贈夫人公端凝静恪弱不好弄既學易於方伯吳公彥華遂厲問學見東萊讀書記悟曰吾乃今知學非過目成誦爲奇抑在爲之不厭耳立限誦讀日造弘博好親仁賢切劘於德義在鄉如故副都御史陳公鎬按察副使陳公欽太僕少卿王公韋在太學如大司馬彭公澤咸所友善恒自嘆曰人於己喜聞善於人喜聞過反是思過半矣成化丙午舉鄉試弘治庚戌登進士第任工部

都水主事三年調禮部儀制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凡十
餘年陞陝西布政司叅議丁李夫人憂服闋值太監劉
瑾亂政以先在儀制停晋邸紹封事降知濟寧州拔遷
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甘肅尋陞湖廣按察司副使撫
民襄陽遷貴州按察使歷四川左右布政使正德己卯
丁父憂服闋補廣西左布政使嘉靖壬午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甲申陞南京工部侍郎旋改刑部
丙戌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己丑以疾乞休疏四上

始得請致仕仍歲給人夫月給祿米以示優厚公操執
簡重臨事不輕發深思詳畫務當禮法故大小官政永
清岳立人不敢以私意請亦不能以浮議奪居儀制時
孝廟不豫免賀長至節東宮親王如故事公白尚書曰
東宮禮再議親王斷不可舉已而有旨如公議占城世
見請封有憚涉海者倡議止行公曰占城自祖宗以來
遣使就封無故止之何以示信卒行之提調掌行國家
吉凶大禮及藩邸封典稽古準今損益與奪不失尺寸

大學士南海丘公濬洛陽劉公健咸謂公器識可任遠
大知濟寧一月地當水陸孔道日省民供給錢數千至
今頌不輟口巡甘肅當安化叛後正法廣恩抑強植弱
舉賢吏劾不職人情帖然深履虜齒營窟示以威福莫
不震戴此皆御史巧宦者不肯爲公易易行之爲按察
布政使各有大體巡撫時值修繕顯陵綜理精密民不
告擾又活飢民數十萬平德安芒部等處妖逆數十輩
皆不煩餘力績用丕著總憲南臺時當考察庶官公曰

進退人才大事也古人云恩欲歸己怨將誰歸於是察覈惱邪者咸見罷黜士論允服庚寅九月三日卒于家訃聞天子閔恤詔賜葬祭有加廼今殊典也夫大臣上近天子體大責重以安民濟世爲才格主守道爲德凡煩苛躁狹非所語於其職也公自爲諸生及小吏時已見端緒雖躋崇峻矣施用不竟豈非天命哉男七人恕舉鄉貢志京學廩膳生憇國子生餘雖長少異觀並世德善墓道既成法宜有碑恕等委之小子再辭不獲遂

序而銘之銘曰唯臣承天大乃佐輔匪篤忱恂職罔克
舉稽古名世有燐其輝治亂異績厥道同歸穆穆張公
秉德不二山嶽端凝基自小吏工虞裕用儀曹慎典執
憲西巡厥操蹇蹇奪藩典州崇卑何尤厥傳弗飾民瘼
用瘳外臺巖巖正是岳牧弼教宣猷以奠王國帝曰良
憲惟女紀綱出貞吏治入振王章寇亂是彌儉黷是黜
豈不穢怨畏曠司直群望方崇公曰止且鑒於天道榮
保懸車邦人弗惠耆德告哀王室雖遐言卹惄遺惇大

篤誠今也則鮮末俗疇希先進斯遠孝子顯德式圖永
遺唯石弗朽刻此銘詩

四川參政葉公墓碑

公姓葉氏名天球字良器婺源人其先出春秋沈諸梁
葉公之後居南頓漢季太中大夫望始渡江居丹陽至
都統公績始遷歙承直公林秀遷婺源之中平細三公
夢志遷今外莊環溪夢志生友友生亮亮生炳炳生朝
宗朝宗生玄否玄否生觀武玄否爲公曾王父觀武爲

王父皆隱力善稱長者父兆允多聞善詩以子貴封文
林郎崇仁縣知縣贈中憲大夫東昌府知府母游氏封
孺人繼贈恭人生四男子公行三幼穎解從封君商坐
肆獨吟誦乃遣從仲兄饒州公天爵授禮經於崇仁不
任貴勢與寒士攻苦大通其學選克邑弟子員輸粟入
太學並試高等癸酉中順天府鄉試甲戌登唐鼎榜進
士第授戶部雲南司主事動謹道揆不怵禍福監京城
太倉有巨璠縱卒索運官錢暴甚公縛卒寘之理督運

宣府力寒就道其納郡縣輸不爲贏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植官監淮陽倉設格室中貴賄孔比還中貴賄以金贐且謝曰辱拜寡怨之賜敢以此報公卻之去之日官場有薪蕎餘直甃石步民頌其弗私監居庸倉適武宗北巡費巨而儲聲畫上招商策尚書猶豫公馳見請曰事已急非此莫辦公主於上某持於下必濟毋多疑乃簡約順情固閑託冒減常價三之一趨者糜至凡得芻粟十餘萬一日道榆河突傳駕至伏謁上望見遣

問報者曰主事葉某即疏乞回鑾并劾郭太監者上領之去己卯遷江西司署員外郎受知大司徒委攝諸官司事庚辰遷福建司署郎中時南巡多故能參決群議相於國家辛巳陞東昌府知府郡號衝劇公至詢民利害期與更始善摠條綱授僚屬以事故自處整暇百度聿舉初立團甲法籍民丁業出入民莫爲邪差州縣瘠沃爲三等準定繇役輕重旌平遷民苦賦重謂地兼於土著公白當路即縣鄉履畝料賦灑然趨平流亡來歸

廣給牛種俾服作業稅不以逋告壬午癸未饑爲請蠲
貸廣儲備處流亡勸分弛禁民得免死且弗爲盜尤篤
意風俗人材旌孝節正文體大有改化餘若脩廢拔強
辯獄止盜特出經綸繕餘未易一二錄嘗愧外吏工阿
上容亡丈夫氣故東昌所操一如戶部時昭聖太后北
上或備所過供具公曰聖善廣照南北異宜難相學也
乃率禮脩儀卒克畢事郡武吏故任俠逞首劾桀黠罷
去餘悉歛手監司執三囚罪死公按法當釋卒論出不

顧漕卒怙勢閉水聚毆津吏關市騷動公縛杖數人始定督運都御史過郡怒問郡杖吾漕卒邪公曰知治不知漕卒都御史銜其憇比掌內臺乃風出按御史奏移登州太宰喬公曰東人殊宜葉某遂格不行丁亥進河南布政司左叅政管郡事旋實拜四川右叅政民涕泣遮送公素羸加之憂勤七月至京口疾劇時子玢以南京戶部主事監倉鳳陽還侍側瞠顧曰死吾安也報國維汝端坐而逝得年四十有八公學術醇實讀書

務得意不襲成說詩文典雅雄渾由乎其衷嘗謂古人尚行故内外符今人尚辭故言行背事求無愧於心每以清談虛立門戶爲深耻是宜孝友信義孚洽倫類人無間言所著有上谷稿淮南稿硯莊稿旌山行稿娶汪氏封孺人加封恭人子一即主事君學行並有聞孫懋之孫女二己丑五月葬於來安鎮後山之原制宜有碑主事謂璘與饒州公同榜交知爲深屬爲之銘銘曰葉氏之先實始南陽歷歛徂婺支蕃以昌爰毓封父有

特斯男二美競奕迭爲邦翰穆穆東昌眸其如璧筮仕
司徒秉道獨立經國理財曰唯惠民培克是杜訏謨用
勤強禦靡亟鉅費靡匱適駿其聲干旄旆旆侯于東服
作民父母以哺以鞠罔俾失所歲饑我食賦亂我理附
我頌我死弗它徙濟濟髦士行歌采芹展也政成視爾
作人方岳甫遷大命用顛厥施罔究天也則然孝子永
懷述事昭德勒銘女堂百世有烈

張氏世德碑

世家鉅族之興夫豈徒哉其始也必有敦固忠厚之本爲之基故種德累行而燕翼之業垂焉其後也必有敷施藻潤之度爲之飾故席寵亢宗而門闈之澤弘焉莫爲之始則源淺易竭莫爲之後則炎微易泯今夫豫章生七年而後可知其本大也荆玉琢磨而質乃見其理密也是以西京椀侯篤慎開國其孫涉乃以明經見稱東京好畤按劖拔起其孫秉乃以博學自樹文武濟美前後交映揭雲霄之望掞龍虎之章當代仰其世業後

世歎其胄華巍巍乎莫之及矣余讀溫州張氏譜牒觀其上世聿興與今都指揮浩所承傳未嘗不嘆美於斯也侯固今有文者稽昔始祖百戶公諱四本河南光州布衣沈毅好義慷慨有略直太祖皇帝駐兵廬州遂仗劖從附陷陣突厥屢預克捷授所百戶洪武二十九年卒葬通州子貴嗣亦勇壯多智邇紹父風從太宗皇帝起兵靖難自雄縣至渡江入京攻城掠地大小凡百餘戰並著上功洪武三十四年陞山東大嵩衛正千戶永

樂九年乃從英國張公南征交趾屢犯險固勦殲夷酋
進大嵩衛指揮僉事居英國幕中來往交趾撥亂解紛
勞勳日茂宣德六年奏遷溫州衛乃世繼焉曰鵬曰鋼
侯祖父也代領海防並礪官箴有華勳系逮侯而家世
益大詩書之藝貴焉潤身折衝之略屹而敵愾正德壬
申誅江右逆寇有功進指揮同知榮問日流由是都御
史陶公琰監察御史王公充封鮮公冕連章推薦進浙
江都指揮僉事分符秉政大沛厥施煌煌乎炳炳乎虎

臣之特也功崇禮重遂得誥封祖考皆明威將軍上輕
車都尉祖妣宋氏江氏母葉氏皆恭人人道允脩天寵
攸協上光義方下裕似續茲非有啓有承積仁流慶而
能暴興若是也歟然丹青之飾增輝素牒枝葉之蔭庇
及本根君子謂張雖舊爵其業維新矣侯惟簪組其延
先澤有渥而金石未鐫世德罔耀咎在厥躬乃碧貞珉
爰樹墓道璘也不敏仰承雅託嘉此孝思弗克終謹敬
勤銘詞用告罔極銘曰於赫高祖奮旅逐胡率土有傑

靡不應呼桓桓張侯握鴻超距聿款轅門來佐神武雷
奔虎騰奄有戰功策勳承家用亢厥宗孝子孔力克紹
克濟翊我文皇載振先緒南征交夷贊籌統軍朱綏暉
熾乃來於溫唯孫及曾振振弗替官著允脩衍於來裔
卓哉玄孫璆琳瑤琨武烈既抗爰飾于文建節執樞門
閥有爛譬彼巨材青黃是煥乃顧乃懷茲唯世遺肆今
弗圖後胡迪斯靈塗皇皇穹石如峙不顯唯德百代攸
視

碑

茅山重脩玉宸觀碑

夫道其邃古之事耶以虛無清靜爲宗以因應神化爲用其靜也天其動也神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正非邃古之代不可以行之也以之御世則淵默和平之化成黃帝軒轅氏是已以之治身則葆性全神之道脩廣成老聃是已豈惟三聖哉自盤古以至三皇率是道也逮世再降民僞滋而法制出安得以無爲治之故帝

王之治貴德不貴政雖不獲盡用其道而不能不用其情以道爲生人之本不可舍也下至漢代文帝用以小康曹參假以寧一而黄石蓋公隱君子之流猶各負其所得以高一世豈不信然乎哉末世言道乃一切流於神仙輕舉與夫鬼神符祝之說訛訛焉希於禍福之塗良可鄙已句容雷平山玉宸觀者世傳高辛時展真人脩煉之地歷周秦魏晉以還有姜杜楊許繼起至梁天監中陶真白居之稱朱陽館立昭真臺道業爲之一張

夫晉以前諸君非史傳所載不可考已若真白脫屣濁
世遊神八極豈非蓋公之流亞乎使得其君任之則粟
陳刑措之化庶幾可致未可謂斯道之弗效也歷唐而
後太宗以桐栢樓真改曰華陽觀玄宗以玄靜脩經改
曰紫陽觀至宋太宗祥符乃定玉宸之號至今傳焉所
謂金陵地肺華陽洞天此其奧區也不然何羣真過化
歷代褒崇靈貺昭繼若此也乎傳至國朝禋祀靡替嘉
靖間遭鬱攸之厄殿宇煨燼名碑古柏燬斷幾盡道士

鳩材營構再火再空有揚州山人張者夙稟清虛行業
精白爰棄妻子脩道勾曲乃竭販依之誠奮興復之志
廣募磚甓洞建石宮於是少傅魏國公徐鵬舉太監陳
公林傾囷爲倡衆心懽同不數載而大工告成規模甚
爲壯麗敦固可冀垂無億又鑄銅象若干軀衣肅瞻嚮
措其餘財復構諸宇廊廡齋厨煥爾一新可謂希情無
上圖功不朽者矣夫道有興衰時也業有成毀數也謂
道無衰寒暑曷因代謝謂業無毀天地曷因開闢善振

其衰而後玄風恒流善營其毀而後靈區永奠然則崇
慕清真飾舉廢墜不能不有望乎其人也山人之功不
其偉哉於是衆信歸誠咸願勒石紀成以詔來裔余嘗
躬踐名巖目覩勞績遂秉筆特書不事多讓焉復爲銘
曰勾曲神臯是曰洞天展真鍊化玄教開先於穆茅君
發迹漢炎帝降九錫靈嚮弘延琳宮玉府群方具瞻孽
火肆烈遭運適然鞠哉幽士秉志維虔謂木易燬易之
甓磚崇垣屹屹穹宇言言金像儼設神兵拱旋大壯斯

固回祿永蠲玄風惠暢天子萬年澤及九有富壽無愆

墓表

長洲楊處士順甫與其配呂孺人墓表

璣去蘇三世始還嘗問鄉國氏族於中丞毛公圖所宜
近毛公既歷叙縉紳大夫諸名貴次及隱淪之儕曰有
楊處士順甫少窮經爲士不振懼失養遂棄去服田事
又賈湖湘間大拓貲產慷慨高氣岸不與俗諧疾惡如
讎見不義輒面斥不相貸性好賦詩結漕湖詩社感時

遇事喜怒悲適言意所不盡一發之詠歎積十數巨帙
曰吟秋藁曰湖湘紀行頗傳於人璘曰異哉處士古人
言窮然後能工詩何處士富迺能乎毛公曰處士有婦
呂孺人善治內若能吏之治官耕織務時家無遊童逸
妾謹賓祭牲酒道醯必精必備教子若女咸有法宜大
約歸諸勤儉門內井井故處士應征徭接賓客之外無
所顧慮得一盡力於詩璘曰婦德之益如此哉又二十
餘年與其子中和等姻姪往來密益口悉其家政處士

及孺人先後卒已中和等乃持其姊夫汀洲太守劉君
綱狀來請表其墓其何容辭按狀楊氏長洲舊族處士
生景泰辛未某年某月考諱舜民母某氏正德辛巳三
月十三日卒年七十有一塋宅西錦藤巷新阡太僕少
卿都氏穆志其墓呂氏亦長洲人居黃埭孺人生景泰
壬申六月十一日考諱岐母陸氏年若干歸爲處士妻
嘉靖甲午八月九日卒年八十有三合于處士之窆翰
林待詔文氏徵明爲志其所序德善大略如毛公言又

載處士有寡姊無告迎歸養之厚割膏腴田若干畝入
郡學供釋菜孺人善待側庶視其所生如己生處士每
以侃直見讐惡少孺人輒暗爲遺謝俾無深銜此數事
世俗所難非二老能見大義不及是也有三丈夫子長
即中和次元儀次元仁孫男女合二十六人曾孫六人
蘭馨玉采薰映閭閈嗚呼盛哉惟吾蘇以多賢跨天下
德藝彬彬如鄧林之難爲木蓋其大者衆也以處士之所操孰名僅馳於鄉井身不顯於位著豈非地勢使然

哉觀其別白清濁見義勇爲刑家裕後之道舉足爲浮競硎範使居他邦豈特末見已乎凡今過墓下者要亦欽其風誼思所嚮羨母但校諸隱顯出處間也

行狀

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左侍郎儲公行狀

公諱曜字靜夫別號紫墟本昆陵茂族元末始徙海陵曾大父諱某字仲文倜儻負義嘗隆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又嘗行道中得遺

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德所自屢哉厚矣
大父諱玉字景榮以公貴贈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父
諱信字宗實累封至通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母
董氏俱贈至淑人公生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
九歲善屬文選兗州學弟子員十六食廩應鄉試名聞
京師成化乙亥年二十三王淑人疾祠藥不愈乃刺股
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強公娶公頃足號天足
指俱碎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極力

別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圖顯揚癸卯
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真即號泣赴家痛母氏弗及
見也甲辰會試禮部第一廷試賜二甲第一觀政吏部
太宰濟南尹公欲選爲屬公懇求便養遂授南京吏部
考功主事尋陞郎中弘治甲寅太宰鉅鹿耿公奏改吏
部考功郎中公留意人才考注減否無不曲當一時人
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居南部時考察庶官有悍
吏肆暴不法或憚默之生亂公毅然贊罷之北部當朝

觀考察雖執政親戚不職者咸無假借天下服其公丁
已擢太僕少卿次年遭董淑人喪辛酉起復仍補舊職
行部禁吏迎送除民苛費及馬政積弊乙丑陞本寺卿
首舉馬政便民者四事疏於朝語在奏議中悉見施行
譽望日重性狷介寡合執政不相悅奏擢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釐革倉廩宿弊裁省供費及條
陳應議四事多所惠益正德戊辰擢戶部右侍郎己巳
遷左侍郎督京儲其蒞政一如南都沉靜端毅中貴同

事者咸見嚴憚時逆瑾用事大臣多爲屈損稱公爲先生而不敢慢庚午春以疾乞休詔賜乘傳還仍勅有司候病痊奏聞起用同事太監蔡用素重公簾餽白金五十兩爲贐辭不受冬十月仍起爲左侍郎辭不就壬申春復起爲南京戶部左侍郎時四方多故京儲虛耗公籌畫深遠務善後圖癸酉正月改吏部左侍郎時方望其大用遽以疾終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默簡重凝然具臺閣之器爲文簡古多思尤深於詩冲澹沉蔚兼

晉唐之風士林寶之為訓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之士無老少遠近咸見推引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辟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不善人至其門也初璘舉進士今司徒無錫邵公嘗相語曰子持身當以柴墟為方終不爲非人累其見推重如此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人莫敢言其私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貞烈故事爲訓絕無燕昵語事親至孝侍郎公年八十在堂少有違遠凡飲食衣服之

養顧慮周至兩蒙恩賜綺幣悉製衣以爲悅自主事至侍郎四奉勅誥推封每臨母淑人忌辰必齋戒祭祀以致思平生鬚髮爪甲不敢棄遺藏至數大囊竟以殉歟其謹身慎行此可類推已晚爲朝廷倚重故誥辭稱其雅操不群長才傑出學有本原志存貞固簡在固已切矣易簣時召璘與車駕主事王韋屬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泣數行下無一語及其家事非素養堅定烏能至是哉公初娶周氏十有

七年而卒誌稱相夫多賢累贈至淑人繼娶朱淑人寶
應封御史朱公之女通古經傳惠妾媵育遺女咸稱於
人女三長適陝西按察使仲公子承佑早卒仲適泰州
守禦所千戶周沐皆周出季未適側室嚴出無子以從
弟峴子灝嗣云生於天順丁丑九月二十一日亥時卒
於正德癸酉七月十一日未時享年五十有七所著有
柴墟文集若干卷奏議一卷駒野集一卷其傳世式後
無疑也璘淺陋辱公不鄙誠不足以知公其所知者文

又不足以發且將適湘南程期迫急焉能圖不朽之事
第心已許之又慮失此無以報公故掇拾爲狀十不具
一所恃廟堂鉅公爲其心交闡幽發微垂之金石庶大
賢之蹟來世有貽云爾

僉事潘君宗節行狀

曾祖恪不仕曾祖母楊氏祖岳雲南道監察御史祖母
徐氏封太孺人父積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母王氏繼
母許氏封夫人潘氏居廬之六安州六安當淮淝之衝

世亂多兵火故上世譜牒無考五世祖諱霞元末千戶
總管總管生萬一萬一生仁三仁三生恪恪生岳有子
五人其三曰積舉進士仕天順成化間累官四川布政
司左布政使亦有五子其二爲僉憲君名鏗字宗節能
言即解記誦七歲賦詩輒出奇語驚丈行十歲能讀史
畧論古成敗十六侍布政公入京公疾不脫冠帶而養
周防僕御内外無失才行已緒見十九娶單孺人甫四
十日憂布政公赴蜀道險力請侍行居三歲始還實成

化丙午遂舉應天府鄉試逮弘治丙辰登進士第授滿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凡徵輸善量緩急常獲寬省邑有巨猾張某者好敗官政或諷君殺之乃笑曰獨非民邪吾知自檢而已丁布政公憂去任治裝不滿一車父老與諸生遮道泣送曰乃今見古廉吏相隨數百里乃捨去樹碑頌其遺愛居喪哀毀骨立殮塋有禮服閥除滑縣知縣滑爲畿輔大邑賦重民玩前令率坐廢君下車首聽滯獄風行雷斷五日而囹圄爲空乃理逋賦

壅蔽者曰民猶水也塞則潰疏則流於是解棼剔蠹犁
然有條人人以爲惠爭先輸納閏三月而租入大集郡
守韓公嘆曰民豈不可化哉何滑民昔狡而今良也縣
籍口賦里胥故多爲奸君誓諸社曰所不惠於民者神
有顯殛籍成踰月忽有抱策憩庭下者曰某等負公作
奸者盡疫死某幸生願正此籍因許釐正爲式人謂君
誠信通於人神初至滑前令擅移官帑銀數千兩籍亂
不可稽君曰殆哉殞身非予其誰掩此乃檢括規畫俾

克其數竟不令前令知也被徵去府人出羨金二百爲
贐君曰欺人不誠黷貨不貞吾豈以毫末而敗吾素令
籍之庫父老請立石以識君曰無庸第無忘今日可也
甲子拜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論時務大計四曰審大勢
權時宜重將權倡士氣太監高鳳蔭從予君曰此王振
曹欽之漸不可長也請加黜罰奉命勞軍遼東廉公有
威邊將欽手歸上備邊五策曰酌戍守之宜憫戍卒之
苦處將來之用豫未然之戒革科欽之弊皆中肯綮一

自北風寒甚思許夫人年老闕溫清上疏請養得改南
京湖廣道無何內降削籍明年秋七月詔罷黨惡君與
焉蓋正德丁卯也家居以御史罪前後輸米三百石鬻
產供命唯恐後庚午詔復冠帶文安賊寇六安郡人視
君爲去留君謂子弟曰我世臣也當爲國捍患若等宜
避地以存宗祀遂與守臣設策拒守城被圍者三日竟
得不陷癸酉起授廣東按察司僉事持法平恕人不以
爲寃有縣丞楊某者以貪見黜辭去泣下不已太守李

君嘆曰焉有奪人官乃感泣者哉吾不知潘公何以致此有知縣黃某者懷百金見謁君曰與尹處及期而未見信是吾不德也若暴尹罪以章已廉吾亦不爲黃慙謝去廣山猺擗掠爲近鄙患君奮計率兵夜擣其穴諸公首鼠兩端君曰我任之毋憂公等也功成不失一矢衆咸嘆服有韋氏兄弟爭財久不決君開諭義利自相引伏乙亥君年踰五十乃嘆曰顛毛種種矣猶俯仰逐人後志其終不可行邪遂上疏請老銓司下檄慰止御

史丁君濬曰請小屈以易腰帶君笑曰歸敝廬後當舟
服與野人俱帶且棄去何有於金復上疏不待報而行
蓋入廣往返僅一年耳歸五年遂不可作矣豈非天命
乎君孝友之誠出自天性事繼母許夫人曲盡顏色寒
燠饑飽躬自慰問珍菓名醞獻而後嘗謹於祭先非疾
病不敢不親尤重立春之祭曰謂有僭於禮乎非此則
祧與殤不血食矣吾其忍諸祭畢會宴昆弟子姓務盡
懽愛凡臨父母忌日則素服屏居不御酒肉善事孀姊

俾安其節處諸昆弟及兄弟之子內不吝情外不吝力
推至宗鄉及母族妻族雖親疎有差無不各當其分性
寬大明坦能恕人所不及忘人所不道與人交不設城
府久益誠信其爲學有源委不事枝葉嘗曰古人之學
惟求此心今人外心以爲學故汗漫無歸凡與學士談
聖賢之道如啖飴蜜甘而有餘味也文尚氣骨下筆輒
千百言竒正變化具有繩度作詩沖淡爾雅酷愛陳拾
遺及韋柳古詩故擬古之作恒得其體初號石湖後因

於團山之間更號團山野人所著有團山集十卷藏於
家示兒編未成書而卒生成化乙酉冬十二月十八日
卒於正德庚辰八月二十八日春秋五十有六卜葬於
望江之原去先兆一里許配單氏封孺人先君十四年
卒繼室黃氏男女子六單出者四男曰子嘉女孟適指
揮使劉定仲適庠生江稷早卒季適指揮僉事喬志道
黃出者二男曰子壽女在室女孫一聘指揮同知之嗣
子笏君葬既久子嘉學於甘泉先生之門懼先德無徵

於將來乞銘納諸廣來請爲狀璘念團山之交非特同
陞已爾實相知心焉蓋同爲畿輔縣令時得之至深也
唯吾榜當孝廟景運號多賢哲方釋褐通籍時如某君
某君數十輩人已擬爲公輔之器團山其一也逮逆瑾
擅政摧折正直諸君流竄輸作遂多喪亡其不遇焉者
亦自凋謝滅沒而其存者今可數矣何其落落邪雖禍
自逆孽興然天道舛錯亦往往相符誠可怪也若吾團
山乃復奪於厭亂之後安所歸咎哉璘詞筆淺薄不足

以狀高明而發精微其所深知者畧見言表唯先生神
會其致勒之不朽以慰幽明是非璘所及也謹狀

傳

長沙通判陳公傳

公名鋼字堅遠南京人也其先本建安人宋昭化節度
公申之實丞相秀國公升之之弟有子澤以言青苗貶
明州遂籍爲鄞人國初有名璫者始以醫徵籍太醫院
家南京子某實公父也醫有奇効京師語曰陳君劑何

待二生公穎異太醫公曰兒學醫當復入神公不愛學醫獨愛讀儒書寫書族伯都憲公濂勸太醫公乃遣之從儒師金克明授詩經遂舉成化乙酉鄉試舉進士第授黔陽知縣公性豈弟治事通大體初至縣稽民丁稅多寡均定徭役招復流離闢碗田數千畝給無業之民置養濟院衣食無告積義倉粟俾民不休荒歲省刑抑訟杜吏爲奸居一年庭無煩冤野無凍餒公曰民可教矣乃置社學脩孔子廟興孝弟禮義之教楚俗居喪

擊鼓夷歌乃諭歌古哀詞民知嚮風老者語子弟曰微
陳公汝其終於夷乎公曰民可役矣沅湘二江合流縣
城下數決壞民居公作小舟數十舠募民采石甃堤自
南門抵西門亘千丈水乃不溢縣南山間有三里厓路
狹甚石堅不可鑿辰沅諸路軍往戍靖州夜每墮崖下
死公督郵兵積薪烈之淬以醪醯拓廣其路丈許外繚
以索行者不害掘地得古義士張捍碑及宋令饒敏學
寶山書院碑乃建書院於赤寶山下祀二公於後寢將

圖新縣治忽大水漂木數百至乃底績又建面山草堂
休沐讀書其中以考得失凡興作民如子來知以佚道
使也公病民憂惶禱神雖老羸者亦拜稽竟日曰願以
餘年報公病愈過市婦女子望之皆曰公貌得無少損
邪鄰縣猺夷與民爭田不決監司檄公往公開譬切至
咸踴躍服輿公出山嘗過他縣道旁小兒捕雀爲嬉問
知公名兒相顧曰公必惡我等戕物命悉縱雀去官滿
當代民上狀乞留監司不許公行駕小舟送於江者數

百里爭獻蔬菓公品取少許還之殺羊豕設祖道禮成
頒惠無不攀泣歸爲立生祠鑒去思碑曰以無忘仁人
於世世拜長沙通判察吏民所苦苛禮冗費悉刊除之
決疑獄出冤民民祠於家監修吉王府程工節用倍省
其費王嘉公忠廉屢賜金帛皆謝不受議復岳麓書院
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
來訪書院故址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甓識曰陳某造
適同公名益大喜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祀晦庵南

軒二公於中弘治丙辰奔繼母喪歸得疾卒長沙人聞之無不泣下乃請諸監司從祀於岳麓書院公居長沙黔人歲遣子弟一人來問安卒之數月鄉人過黔者云公卒黔人痛哭罷市後邑令以春秋祠山川後一日祀公於祠歲爲常至今長沙與黔人來南京者多就其家乞公像拜哭之公弟鏡官亦終武昌通判以廉謹聞子四長沂文學行誼並有聞論曰人嘗言叔世民誕不可率以德一切刻深爲治何其薄哉通判公循循守道遲

久化行而漸於匹夫匹婦之心要不可以智襲廟食百世有以也士大夫學道致身與卓茂侯魯中年並傳盛矣何必高位哉

南原王先生傳

先生姓王氏名韋字欽佩上世自睢徙江浦再徙金陵子孫遂爲南京人父徽彊直有大節成化間爲給事中劾大權貴忤旨謫普安州判謝歸弘治初三原王公爲吏部起爲陝西叅議以直道處巡按御史不合遂乞致

仕先生既負異稟復閑家訓德器遂蚤成不爲不義不
交非人自諸生時屹然有公輔望莆田公俊海陵儲
公瞿並引爲忘年交又與陳沂顧璘友善切劘爲古文
辭獨愛唐風意興蕭遠士林往往稱服警語舉進士選
充庶吉士以才第當授翰苑顧參議公年高請南便養
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考課功行及舉五年考察之典
力持公論不少假借百司並見嚴憚從弟由國學生試
政欲言文選求閒曹乃正色曰安有身爲銓司爲兄弟

擇利便者乎南曹權輕且然使居此當何如也竟不以
言後居憂服滿改除南京兵部車駕主事所攝有快船
者主薦方物領以中貴故擢卒之長率被誅索破蕩無
所排救先生厚其資給損其班列嚴其節制害遂減半
陞儀制郎中政與國學相關舊格以諸生衣冠流一切
姑息其一二事目頗傷禮教先生曰政尚法不尚情苟
以情選何所不至馭民以刑馭士以禮禮有弗協於士
何觀於是釐正條布雖喧閑終弗少動擢河南按察副

使督學政迪以禮法綏以恩義士咸歸心以吳太夫人老不能迎養遂乞致仕值憂擢大僕少卿卒於家先生性純孝其奉參議公禮恭氣和養豐惠備故公在晚暮清不知乏老不知衰吳太夫人性多恐左右就養未嘗有大聲遽動其喪之也適病在牀哭必慟絕水漿不御數日遂毀損至槁以沒四方聞而哀之子逢元亦有時名先生嘗曰生兒貴佳不必仕宦故逢元精究文藝不應科目論曰吾登都城望鍾印諸山欝欝葱葱隆偃闢

翕興雲霧以敷澤采何其龐厚邪是宜生人之多賢也
若王氏父子文行卓卓燦然麟鳳見諸郊藪豈徒然哉
而卒不獲大施海內殊為可怪及觀大江洶湧日夜洩
尾間不息又慊然憾矣不然如近時李按察熙景中先
賜器中瑚璉而卒早喪文學金子琮謝子承舉皆有文
不第以死抑又何說哉聞諸人言如使都城左右有大
澤比吳洞庭楊五湖庶幾鍾水豐物而氣不散越黨亦
有輔相之宜乎或曰天地之英率難鍾而易散此又物

理消息無容置意也

東園金先生傳

先生名賢字士希江寧人上世本籍永平曾祖洵國初始徙江寧先生性資穎敏魁岸閑達有巨人度少學易於吳公彥華之門窮探妙解有聲庠序於時晉江蔡氏著易說行海內乃與董生林翬推衍傳授盡其精微以之發科登進士第乃嘆曰聖人精蘊盡於易矣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

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著紀愚若干卷其自序畧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遺法尚存禮樂征伐尚或自天子出及齊桓主伯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群臣主盟降自大夫出矣陽虎作亂季斯見囚又降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天下幾於無君

經不容以不作也若其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吳楚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伯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衆人皆可得而知之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令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於臣而書國蔡昭弑於臣而書殺晉昭徵令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于衆見此則程子所謂微詞

奧義時措從宜者也學者非深於道其孰能識之哉或曰仲尼之意發於傳左氏述事公穀研理廣發於諸儒大備於文定盡矣紀愚何謂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盡採今夫水魚鱉生焉而漁者不能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所由作焉夫先生之學識其大者如此故其達於政事恒以王道爲心不徇俗矜張以希近譽初爲仁和知縣

事上以誠接賓以禮御衆以義涖事以勤文而無害寬而不弛竟與杭守楊孟瑛疏復西湖數百餘頃民賴其惠召入爲兵科給事中時閩瑾擅國流毒薦紳先生獨持大體不亢不隨嘗勘淮安獄正知府某罪明周給事自殺之寃雖拂瑾意而莫之能害他如論宗室寘鑄逆謀議折輔平寇利害於時都御史有治軍無狀濫殺無辜者並見奏黜君子謂之有識服父喪再起轉右給事中時瑾既伏誅錢寧繼起亂政以事見斥求補外避之

遂出知大名府下車以後清淹禁止橫政繩長吏之桀
鷺辨黠盜之牽誣民以安堵乃繕城浚池興舉百度脩
子貢祠又以狄梁公寇萊公有惠於郡爲建祠置祀刻
元城劉公語錄以興學者地瀕黃河民罷障塞乃建議
請疏支渠分殺其流俾無泛溢爲害臺臣是其議而不
果行郡藏有羸金三千兩不登於籍吏言之先生先生
曰吾不忍厚私以負國家遂白御史籍之官入覲言官
有不悅者漫詞誣劾乃改知福建延平府先生曰官非

吾志矣不往則跡不明因之郡受事者七日即上疏乞骸不俟報而歸旋得請致仕日與朋舊爲樂公卿不先加禮未嘗往見孜孜以興起後學爲念講析疑義終日不倦讓舊業於諸弟仍出歸橐之餘治其家室婚嫁其友王太僕韋歿嘗貸白金百兩以上往哭之即曰嗟嗟欽佩母念吾逋以恤而後於是義聲重一時嘉靖戊子大禮成推恩進亞中大夫年七十一卒於家子男四大車大輿大轎大軌大車鄉進士有文行大輿府學生善

詩並稱於鄉論曰六經道之綱也苟舉其綱萬目咸正今仕者治經用世往往棼糾耗亂而乏治理以文不以道也金先生學易與春秋皆盡其微斯身心與之化矣故治民則惠司言則直豈非綱舉目正之效耶夫然後知六經可貴而聖人之道果濟於世用不誣也

謝孝子傳

謝孝子名廣字志浩祁門人系出南唐銀青光祿大夫詮之後由大嶺三遷而居王源由詮公十六傳至忠是

爲廣父母汪氏父性消逸出賈梁宋聞神仙遐舉事志
竊慕之遂遊名山求至人以圖不死不歸其鄉廣幼母
教之學年十六授春秋於從祖方伯廷憲公讀穎考叔
遺羹事廢書泣曰古人一羹不忘其親余有父失養不
顧獨何心哉抑聞朱壽昌失母求之五十年竟獲廣不
生空桑乃忘父母耶顧母氏無他兄弟侍養即納婦李
入門七日決計出行纏擔簷誓周四方以冀必見次大
梁得父於小窪旅邸號泣抱持如得再生父摩其頭曰

兒辱辱遠來良苦今與兒歸矣相依旬月戀戀顧慕如
嬰兒信父已變前志顧乃給廣往汴北取浮貲云同歸
會伯龍起偕兄祿自魯山來會因託二人代侍緣父惑
彼道深得間即脫去滅跡矣比還蹕踊幾絕莫知所適
忽傳父在魯山即匍匐往尋弗得有郭駝氏者儒生也
哀之因館穀爲圖計諸儒生來唁盡憐愛之欲挽留就
學取科第云爾父聞之必來廣以書復諸生其畧曰舜
不得親雖攝天子之位猶怨慕而懷憂若余則失其親

矣乃欲務虛名沮實念是誠何心邪仕以求忠安有不孝而可爲忠乎已矣吾求吾父矣辭旨懇欵諸儒生不能強咸嘆曰孝子孝子聽其辭去歷陳蔡鄭衛之墟達於荆襄反於河上皇皇如追戚戚如喪舟涉陸跋弗御酒食夜則稽頰北辰以控精懸凡諸寄宿之舍輒勸人脩孝弟行感動甚衆人亦每每導送窮索幽險渺不得彷彿母在家病作族黨寓書召之歸歸乃持母泣曰天何乎置我於蹙蹙間邪人有襁抱稱孤者毒矣我幸有

父而不得見有列門調膳者福厚矣我徒有母而不得
供菽水雖謂非子可也仰天大號聞者酸鼻既侍母疾
愈聞武當有道人影響類其父即嘶哀辭母以死爲誓
嚴戒步以徃腰貲販賤營給口食至則非是又聞終
南山中多學仙侶乃衝暑雨躡冰雪歷風濤崖磴之險
深入窮探艱苦萬狀足痺且跛竟不得遇匍匐河汴又
十餘年形羸髮禿悵待斃而已家又報母大病倉皇
籲天挽輿兼程歸至家跪牀下泣曰兒罪當誅求父弗

得復棄母養天地不覆載矣於是躬奉湯藥衣不解帶
唾涕必手承之踰三月而母安又數月乃復逡巡進曰
兒初意父志神仙索居方外窮矣事久不可料嘗聞河
埠館人云有徽商每二三年駕巨舶一至貨盡即去述
其容貌行事儻而翁乎兒因置行篋在彼計今秋冬當
來欲往候之天其或者遂此也母許之乃輿婢往候踰
年又不至彷徨計無所出長號而歸母亦老且病矣日
維率妻子竭力供養結樓日北望冀父來歸又以意繪

像朝夕哀臨或夢挽父裾不能留則號哭達旦至動鷄
鳴凡飲食及其所嗜輒投筯不食殆母氏以天年終乃
具父衣冠招魂以窪焉哀慕之心至老不替也年六十
有九忽疾作且起命製衣衾仍口占曰正氣還元造餘
辜積厥躬一生行止定于載是非公遂卒卒後二十年
其子祚錄其孝德委悉成帙謁余爲之傳予讀之移晷
乃盡訝焉踰年未敢捉筆問其鄉人曰信然乃作傳著
其槩論曰父母所由生也是謂之親生致其愛死致其

哀豈待慮而能哉其或事變外迂弊精殫力以濟所願
固亦天性之自然非有加乎其外也唯夫世教衰替
鋤德色往往路人其親而後孝子得著其譽吁亦痛矣
如謝孝子之事間關險奧憂愁疾苦亦云窮矣而持念
專篤至於蓋棺猶抱遺憾斯天性純良無慚於薄俗者
乎其可謂篤行士矣

周汝衡小傳

周汝衡蘇人也上世善陰陽星歷之學國初徵隸欽天

監遂徙家金陵又以醫行至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
近世脉訣方書諸雜家說不究本原即見病莫知從來
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
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爲小兒醫輒有竒効聲稱
歛然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醫群工視爲迂怪背笑
之獨考功王欽佩與余等數人尊信之時時賴其效汝
衡好其論議獨相與往來講究甚密益歷闇域由是吾
黨並重汝衡後楊茂死南都病家獨爭迎汝衡凡汝衡

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諸富貴家所饋金錢恒倍它工汝衡獨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人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大率如倉公所設意凡以重故諸人弗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不言又善談名理及神仙幽怪家說每過士大夫言即移日多失諸富貴人召故所獲金錢反不逮它工士大夫久益愈重汝衡余家人病無貴賤必迎汝衡汝衡無不至藥亦皆應手効余嘗問之曰若子於醫可謂入

室矣乎汝衡曰噫嘻言過矣言過矣夫醫者聖人之學
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如銓者尚
未能督藩籬安敢望堂階乎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
昆蟲之藥辨類審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
謂知物知物者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於
五臟動於七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
死由是以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
證者工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

之所輔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於未形體微發
慮決於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
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含
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柢疾疢不作神乃自生
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易冀及
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名業請借
事實譬之是故不知藥理盲投鈎試是將兵者使人以
弓刺而引矛盾射也察病不定揣摩施治是相國者昧

國所患而寃猛倒施也尚焉得爲將相乎哉此敗亂所以接迹於天下也銓爲此懼是以聞召如赴難臨病如對敵探弋握勺兢兢如不得已心有所重也今怒者乃以慢詆安得戶說而家告乎已矣已盡吾之心慎吾之術苟餽吾口而已請勿以醫名我可也東橋子斂衽謝曰仁哉汝衡知道之難而不輕治人其所全活可勝量哉昔者齊桓公欲相鮑叔牙叔牙曰如欲霸天下必管夷吾可相秦始皇欲以二十萬卒伐荆王翦曰非六

十萬不可此真知將相之道者也故卒有功於人國汝衡之於醫殆類此夫余患世之人終不知汝衡爲作小傳

祭文

開封告山川社稷禱雨文

璘懈職鮮仁忝於命吏神鑒弗豫移罰我民東作告興雨澤弗降甫甦之衆復懼捐瘠璘食其力實深憂愧謹滌躬自薦願當明殛早濡甘澤以安庶人唯神聰明璘

言不縷

祭大司馬靜菴胡公文

唯公廉厲端執不爲融通明白坦洞不爲隱匿秉節如
獄雖危不欹嗜義如食雖老不怠故其歷官也剗繁劇
其若割臨鄙夫而見化履外臺則逆夫寢謀立中朝則
佞士卷舌所謂蹇蹇匪躬國爾忘家者也璘嘗語人曰
矯哉胡公若久處中臺必能使志士大行懦者有立久
處邊圉必能使士馬精強中國安固古所稱社稷臣非

其人乎嗚呼恬心易退率爾拂衣再召司馬逡巡弗就
蒼生方憾其高卧梁木遂至於永壞抑獨何哉四海興
嗟曷其云已公之生也不以璘爲不肖南都被召俯焉
下問許其契合及其沒也璘適造門甫聞疾作握手相
顧遂成永訣璘何人斯而叨此宿誼於公側乎公殯無
期璘去伊邇生芻白酒來瀉哀私公神洋洋冥漠如格
屈原被讒懷沙楚湘太白沈憂汨沒佯狂猗我喬君身

祭喬衡州文

喬溺於皖

尊道昌事既弗類天胡見殃嗚呼君爲子則孝爲臣則良於民則柔於己則剛處濁弗玷玉則珪璋任重弗撓材則棟梁何壽乃不稱其善事有大戾其常天豈假君爲江湖之神化蛟龍之祥奠厥海嶽以安四方不然則奇崛之氣文采之精震蕩勃鬱何所發揚也君有賢子善服義方君有賢配善事高堂勿憂垂白之失養而齠歎之皇皇也故人之義永乖隔矣幽明雖殊究同此傷衷寄予言淚寄於觴精爽伊邇來格洋洋

祭王南原文

維年月日友人某敬具殼羞清酒頓首跪獻王母吳太
安人柩下乃獻於亡友太僕少卿南原王君與其配張
安人之前再拜哭曰嗚呼痛哉茫茫天壤積此疚哀二
世三德纍然並摧有孤筦筦乳孫去懷孰使慶門而罹
百災嗚呼痛哉君稟茂質金純玉粹立德行仁始於孝
弟耿介所操位賤身貴擢之匪光抑之匪墜厥考有烈
克紹克類秉鈞敷化公望攸企鄉階甫升遽爾顛蹶嗚

呼痛哉嗟余小子謬曰同心葭以間玉材固匪任君弗
鄙我契托彌深善必加礪過必加箴庶幾夙夜以奉德
音居既比屋樂亦共襟孰有美酒不爾同斟君今已矣
心蹟俱沈素車載發黃壤斯臨遺恨千古悠悠自今觴
豆言別知君我歌詞所難既尚鑒於陰

祭王履吉文

嗟嗟履吉粹德弘器孝友溫恭不習而利顏曰近仁黃
曰化鄙學道夙成庶幾媲美嗟嗟履吉弱歲多文金聲

玉色四國流聞鄉豈乏才鉅細有倫徐祝既喪今逮於
君有識興歎謂大運存嗟嗟履吉竟失祿仕云何弗能
屢黜於試譬之驛驅搏鼠非技顧此域中事亦多悖浮
沈小物曾是足齒嗟嗟履吉朋友之良文蔡丈行乃輸
肺腸璘室則遠義猶一堂言誓白首今也則亡嗟嗟履
吉慈父仁兄奄爾永棄孰侍孰從有孤濯濯孰撫於成
莫仁匪天胡忌哲明化者長已尚恤其生嗟嗟履吉非
子誰慟死生之情於斯爲重喪也莫奔斂也莫贈械詞

致哀空言誰控唯子神明鑒此潛痛

祭羅敬甫文

嗚呼敬甫憶與君別君病在寢遭罹大痛泣涕沾枕余
撫君牀默焉中傷伶仃弱質豈勝百殃每逢黨里首訊
心君往覲在都忽以哀聞嗚呼敬甫英年懋學如駿之
駒騰踏雲漢何遠弗如人孰無終嗟君太早豈無駸愚
皤然俱老薄俗寡義君敦孝友庭中雍雍世德彌厚雅
道弗振君博前聞下搜稗史上括皇墳吾鄉晚後望君

爲英君今已矣山川失靈緬念同心唯四三人愧君於
予獨託懿親不鄙孱子委以令女固曰非偶骨肉實齒
易養之念屬予不忘聞言內隕益切慚惶君母吾母君
子吾子親故之懷乃在生死

祭祖母太孺人文

正德五年九月七日璘在開封聞大母太孺人陸訃至
爲位哭踊五內如割越十日遣吏人還致牲醴之奠乃
泣血頓首稽首而致辭曰吁嗟乎天邪吁嗟乎大母撫

我孫子恩何篤邪方其幼也見嬉則喜聞疾則悲日欲
其笑不欲其啼及其長也士也恐荒商也恐蕩日撫而
祝俾勿予喪鞠我哺我疾病藥我飢勞有容覘我恤我
凡我孫子或在或天凡三四十人吾大母憂煎而及老
也恩何篤邪璘自筮仕恒懼遠遺唯我大母亦遠之悲
一載在朝請告而還三載在邑遷秩而南五載在舍既
樂且耽孰曰無酒菽水其甘維夏告行載撫載憐云何
在都甫三月而以訃傳也天邪大母今永捐矣大恩恢

恢報無緣矣何其痛邪吁嗟大母孝讓慈良根於秉彝
閭里孩孺無不知也恭儉端肅爲家儀刑內外女婦無
不師也今茲逝矣云誰不悲凡我子孫悲何如之林林
孫子哭踴於堂璘獨何爲在天一方悠悠蒼天仰憇維
默瞻望於南我淚維血遣使南行長跪陳辭大母慈我
下鑒哀思

祭三叔母馮安人文

維嘉靖九載庚寅六月璘起家守藩甫三月耳家人匍

匍來告叔母之喪心摧骨崩痛何可任唯我父叔之世
早喪其季叔父以上璠馬俱存邇歲不造先慈見背今
春降割奄及仲父胡忍復聞叔母之訃邪既哭虛位遂
載牲帛遣吏歸奠乃申告曰唯吾叔有家造於崩析唯
吾叔有子賢聞四方相之教之母德寔厚貞慈惠柔崇
其德也明斷詳則崇其言也端飭雅儉崇其容也組繡
綴製崇其工也鄉國咸矜況我家族倏爾永棄伊誰弗
悲且我令弟有行如玉有文如錦方顯輒沮既困且災

謂天道不謬吾不之信也哀哀叔母姑享此忱謹告

祭五妹文

唯我兄弟爾生最晚親心則憐有家獨遠良人少孤舊
業日零爾善處命中壺唯寧克孝克順是曰女德唯良
弗慧時遺爾極扶襯西江翹望言旋天胡降割遽以訃
傳嗚呼痛哉生也戚戚獨遠父母沒也煢煢復去鄉土
人誰弗悲矧我同氣少者先凋痛裂五內遺奠致哀享
爾性醪竟爾有知慰此迢遙

祭亡妾文

昔甲子之歲五月廿二日予始納汝逮今丁卯之歲汝亦以是月是日棄予而死孰主張是而爲是可訝也數亦有心於其間哉生甫二十年爲婦甫三年來日悠悠汝去不享身無遺孩死不見母生人之悲莫毒於此嗚呼痛甚也已汝本燕女子予本吳人相去數千里孰使之合又孰使之離也其數短遽若此曷不爲造物者不爲是離合而使予與汝無是長恨也幽者以爲戲明者以

爲苦殆造物者之咎邪自汝從予面無嬉慢之過背無
踰犯之請刺綉剜綴之業目覩手應予內多汝淑而不
以言恐汝之驕而弗汝假也憐汝去父母兄弟寄身於
予而弗汝厲使汝將予忠也是皆思終身之規而過計
若此今也若漂萍落葉暫聚即散回念前事可勝悲邪
汝病向愈予念已釋在公忽忽勿爾告變維此大病寔
有幾微予不能早薦而亟藥使汝竟死是予慢也痛何
可言汝今合化歸真氣必有靈宜邪枉邪謂之何哉入

室莫覩出野見板壺漿豆饌來寫此哀



息園存稿文卷六